

# 曼城，危境重生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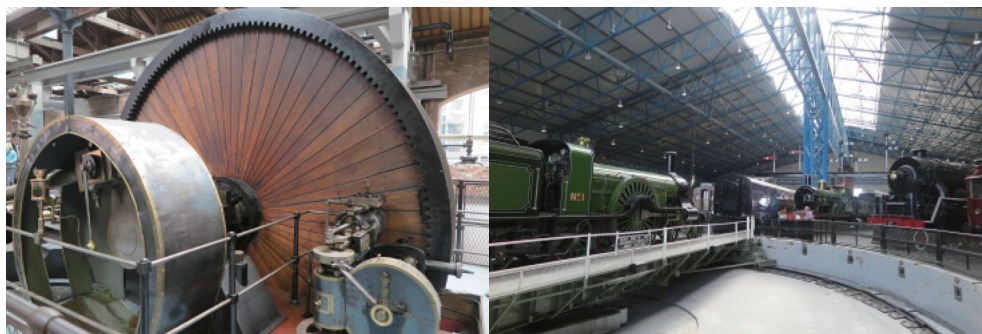
■ 彭兆荣

**相**比较而言，曼彻斯特这座城市我并不太喜欢。红的底色（红砖建筑）使得这座城市显得扎眼恍惚。原先的计划是参观老特拉福德足球场（Old Trafford）——英超曼联的主场。那座被誉为“梦剧场”（The Theatre of Dreams）的圆形球场，据说能够容纳七万五千人，一个名符其实孕育球星的摇篮。只是，我虽也看足球，却未到达球迷的高度，难得产生那种一看球场眼就放光，就能HIGH出荷尔蒙的激情。我建议腾出更多时间去看工业博物馆，理由：曼城是工业革命的起源地。

世人尽知，工业革命起始于英国，是近代世界的一个里程碑。某种意义上说，曼城开启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工业化时代。我想看看那个曾经辉煌的城市，今天变成什么样儿。特别是那曾经雾霾的起源地重镇——无论是曼城，还是雾都伦敦，工业让生命笼罩在了危境之中。据说，那个时候，伦敦和曼城的凌晨和夜晚，司机都看不到道路上的红绿灯，警察指挥交通要用手灯在空中挥舞。想起来，那场景像是舞台的梦幻剧，却也是真实的历史剧。

走在曼城的街头，阳光直直地就播射下来，穿透了树木和藤蔓。雨过天晴，空气清新。英国的天气就像这座城市，说变就变。差别只是，英伦岛国的气候变化，是自然的原因；而城市的变化，是人的原因。

工业革命的标志之一，是烟囱。在英国，我拍到了一些烟囱的历史照



发动机的故事

片，摄人心魄。那样的场景，是死境。

英国人在辉煌面前能够痛定思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反思和反省——不仅有态度，还有行动。那态度和行动意味着自愿放弃 GDP 的大宗馈赠。他们明白，人类的生物本能，首先是生存问题和安全底线。

今天的曼城已然转型为以教育、商业、金融、交通和文化为中心的城市。烟囱消失了。那些辉煌的成就与岌岌的危情相依相伴，都躺在了工业博物馆里。成就带来了就业、资本和财富，也带来了污染、疾病和破坏；成就同时带来了自觉与反省，自觉与反省需要勇气，也需要代价。

工业博物馆，展现了工业革命的历程，特别是发动机的历史，讲述着 200 多年来英国人发明发动机的历史阶段——蒸汽发动机、电力发动机到今天各种新的动力机器，从劳斯莱斯到各种飞机，开创了人类新的时代。这是博物馆展板上的解说词。博物馆中的各种机器，以及它们的应用——火车、飞机、汽车等，人类的不少理想

在这座城市实现。

然而，也正是在这座城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那些老式的红砖建筑——厂房、车间、仓库，今天成了博物馆、酒店、民居，马达的轰鸣声消失了，烟囱没有了，只有那些红砖还在娓娓诉说着城市的过去。面对两个巨变——发明与反省，曼城人的性格鲜明昭彰，寓意丰富。两种悖论显而易见：勤劳的蜜蜂精神和纵情的狂野足球。有案为证：在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两个历史场景——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和老特拉福德广场，都竖立着蜜蜂雕塑。蜜蜂勤劳地采蜜，蜇人蜇得死痛。

这是一种英式幽默——理性与狂野——兼阿波罗太阳神型和狄奥尼索斯酒神型于一体。在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我分明看到了科学与工业展示出的人类的伟大成就，也展示出了人类的深切反思。个中的逻辑是什么？我以为：符合现实的理想。

人类总有理想，理想总有行动，行动总有限度。理想的限度表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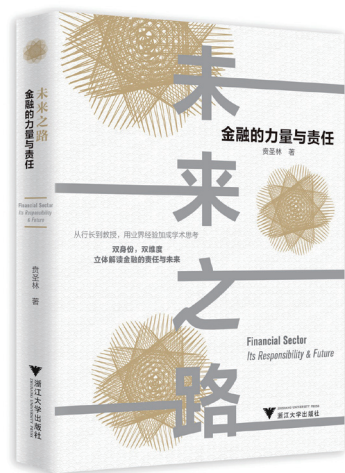
# 金融，离不开的就是你

■ 贵圣林

**20**14年5月3日，我从北京来到杭州，从业界进入学界，开启了我人生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具挑战的转型之旅。用当下的一句流行话说，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我的激情和忐忑除外。

好在没有太多时间去激动和忐忑，因为要做的事太多，而且需要撸起袖子说干就干。在当年5月10日（我到浙大后的第一个周末）举行的“2014首届浙江互联网金融创新论坛”上发言，是我以浙大教授身份首次公开亮相，根据当时演讲整理的文章，成为我2018年出版的《未来之路——金融的力量与责任》一书中收录的首篇文章，互联网金融随之成为我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随后中国金融学会5月19日在杭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术研讨会”上我的发言“建立战略互信，破解国际货币体系困局”，又确定了我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国际金融，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金融国际化。我的第三个研究领域则是后来我结合个人兴趣和浙江特色、浙大需求定位的创业金融。

过去的四年半里，我受邀在许多场合发言或接受采访，在绝大多数时



候我都把这些形成文章。我的奋斗目标就是完成从行长到教授的转变。刚开始，许多朋友、（前）同事仍然习惯称呼我为贵行长、贵总，外部机构邀请我参加活动时也是以某某银行中国区前行长等身份宣传，对此我开始非常敏感，但后来在无奈之余表示了理解：我这个教授资历太浅，这样一个学术新手显然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力和学术认同度，而作为一个有着20年实务工作经历的金融老兵，我在特定圈子里浪得一些虚名，人家这样介绍也是自然，难道非要人家突出我白纸般的学术纪录？

让我欣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叫我贵行长的越来越少，叫我贵教授的越来越多；虽然现在说我转型成功还为时尚早，但我再也不用为如何处理好我的金融老兵和学术新手的二重身份纠结了。

2014年5月，当我来到浙大时，我以为我离开了金融；今天，我陡然发现，我其实只是离开了金融业界，并没有真的离开金融。我研究的是金融，我关心的是金融。我甚至没有离开金融圈，不仅许多业界老朋友的友谊让我感动，作为教授，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金融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我只是从一名金融从业者变成了一名金融研究者、教育者、观察者。既然离不开金融，我就要呼唤负责任的好的金融，期待新技术给金融带来的美好未来。□

## 作者简介

贵圣林，现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联合商学院（筹）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全国工商联国际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任荷兰银行、汇丰银行中国区总经理。□

实现理想的代价是否超出了理想的底线。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这是莎士比亚的著名警句，用在这里，倒也贴切。

“进步”于是有了多种解读。工业革命常常被人以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典型，是进步的化身；可一旦超出人类生存与安全底线，理想也就超出了现实的红线。那样的“发展”与“进

步”，我们不要，不能要，不敢要。□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广角  
GUANGJIAO

主持人：张蕾  
jrhl2011@163.com

29